

长篇历史小说

李忠王

吴文庆 著

秀成

若（你）亦为人杰，
不早遇知己，乃如此，
可惜，可惜！

曾国藩语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

长篇历史小说

忠王 李秀成

吴文庆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忠王·李秀成

吴文庆 著

责任编辑：汤亚竹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

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5

字数：402,000 印数：1—6,000

简易精装： $\frac{\text{ISBN } 7-5404-2262-9}{1 \cdot 1711}$ 定价：21.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退换



1 楔 子

6 第一章 布衣豪气

洪宣娇的嘲笑，给李秀成心中蒙上了一层屈辱的阴影；然而入营一年多，晋升立功的机会与他总是擦肩而过。

30 第二章 初展大才

由对一件强奸案的处置，竟引发了声名尚不显赫的李秀成决然实施与《天朝田亩制度》这一根本国策相背的抚民之道。

60 第三章 里应外合

李秀成的里应外合之计，大破庐州，迫使太平天国的头号死敌、致南王冯云山于死地的安徽巡抚江忠源投潭自尽。



87

第四章 忧喜人伦

主管庐州安抚的李秀成竟因醉酒触犯了可被杀头的天朝第七戒律。

111

第五章 天国婚制

正当李秀成沉浸在回家团聚的喜悦中，他的妻子却被许配给了水师统领唐正才；并由此牵出了一段他妹仔法场上险些被斩的悬念。

139

第六章 棒打鸳鸯

为守住桐城，李秀成采取了自己一向不耻为之的“和亲”手段，强行将堂弟李世贤的未婚妻嫁给捻军首领李昭寿。

167

第七章 为忠为义

石达开遭受洪秀全的猜忌，在枪林弹雨中再次只身逃离天京；面临翼王的出走，位卑言轻的李秀成决定上书天王。



192

第八章 明礁暗险

李秀成拒绝与洪秀全的长兄结秦晋之好，结果导致了他的爱妾成为钦犯，并牵连名噪一时的烧嫁妆投入天国的赖妹致死。

219

第九章 天国中兴

三河大战，击毙曾国藩之弟曾国华。这不仅揭开了李秀成陈玉成成为天国擎天柱的一页，也是天国中兴的转折点。

247

第十章 背水之战

功盖天国的李秀成因受猜忌而未能与陈玉成等一起被洪秀全加封为王；然而前有强敌，背负屈辱的血与火的事实感动了天王，他毅然写下“万古忠义”四个大字。李秀成完成了自己的诺言“统帅必起于行伍。”



275

第十一章 围魏救赵

围魏救赵，大集团兵力的指挥作战显示出了李秀成高超的才能，江南大营被太平军踏破在脚下。

301

第十二章 天堂真谛

李秀成单刀赴会，以身犯险，换取了苏州的安宁；哪知安庆被围的紧急军情又迫使他回师驰援，并由此引发了他与陈玉成的争吵不和。

330

第十三章 屠刀福音

华尔的洋枪队在李秀成的兵锋下作鸟兽散。然而由于上海城的内应余义政的被杀，太平军被阻于洋人的炮火之下。

357

第十四章 孰掌天国

李秀成用十万两银子买回来的枪械，到头来发现是一堆废品。建立一支武器精良的队伍以对付湘军的梦破灭，而援安庆的诏书又在紧催。



384

第十五章 兵败安庆

六百太平女兵的裸体也没能阻止湘军的进攻，十万余众的陈玉成兵团全军覆没于安庆城下；这时拥兵六七十万的李秀成却因未能回师解围而背上了百世骂名，他因此百口莫辩。

408

第十六章 太平隐患

苏州城内，豪绅公开强奸民妇；对此事的处分及地方政权的腐烂，成了李秀成兵团分裂的隐患。

435

第十七章 强干弱枝

借封王之机，洪秀全分解了李秀成的势力。洪仁达之流却从中收受了价值连城的贿赂。

461

第十八章 屡败屡战

从所向无敌到战无不败，李秀成绕不出个中原因。他无望地看着北岸，二十余万部队就这么溃灭了。



488

第十九章 十万保银

天京被围，军情紧急。千王、李秀成等密议另辟天国；而洪秀全担心李秀成临阵脱逃，闹出了要他出十万保银才准出城搬救兵的笑话。

517

第二十章 欢乐归阴

“万古忠义”的忠王临危将宝马换给幼主，却只因抑郁的一笑，留下了“有乞活意”的百世之冤。

楔 子

虽说是岭南，山区的冬季还是很寒冷的，今年又过早地下起雪来。北风呼啸着卷起雪粒，扑在人面上，像鞭子抽打一样。

已是薄暮时分，小羊倌赶着一群羊回来，他努力抱紧身子，使已经绽开棉花的小薄袄起到温暖的作用，并不时把羊鞭甩出清脆的“啪、啪”声。阿叔托人做的新棉袄已经试过了，多暖和呀，但他可舍不得穿着去放羊。阿叔说过几天就回来，回来后就一直伴着他直到送他去上学。在哪儿读书，他并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阿叔还会有错么？那么，就是阿叔回来的那天晚上，是他记事以来第一次吃得饱饱的。吃饱的滋味多好呀！阿叔还说，等他去读书

忠王·李秀成

时，每顿都可以那样吃，他心中笑了。不说是娃仔，就是大人，不也是为了吃饱么！阿叔买了几个饼，让他每天出去放羊时带一个。呀，今天带的饼还没吃哩。他像拥有万贯家财般自豪地笑了，从怀中掏出饼来，闻了一闻，不似往常那样有点东西舍不得吃，一下咬了一大口，香香地嚼着。家里还有咧！

“啪！”他甩了个响鞭。羊群“咩咩”地叫着，往回走的速度加快了。

“呌，小要饭的！”夹杂在羊叫声中，突然有一声暴喝。

小羊倌左右环视，并无他人，只有自己，和正瞪着自己的东家、财佬李乡绅。他愣住了，疑惑地看着李乡绅。

李乡绅骂道：“你个小背时佬，为哪样偷嘴吃？”

小羊倌更疑惑了，咀嚼的小嘴停了下来。

李乡绅见他乌溜溜的眼睛直视自己，火气更大，接着喝骂：“痢痢打标枪的，敢偷了饼在这里食！”

小羊倌这才明白了李乡绅为哪样骂他，他将手中剩下的一小块饼扬了扬，抗辩道：“这饼是我阿叔给我的！”

“你那厌物阿叔连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饱，还会有饼给你？从哪里偷的，快说！”

“不是偷的，我阿叔买了好几个呢！”

“放屁好肥田么，你竟敢偷好几块饼！”李乡绅说罢，冲上来就要抢小羊倌手中那块饼。

小羊倌死死攥住，抗拒着，李乡绅高大，寻常人也不是他对手，这小羊倌是个才九岁的娃娃。李乡绅揪住小羊倌衣襟，“嗤”地一声，那本来就破了的衣服撕开了，李乡绅又一巴掌打在小羊倌脸上，小羊倌只觉得脑际金花乱舞，身子晃了晃。他勉力睁开眼睛，站住了，愤怒地瞪着李乡绅。李乡绅心中一悸：这小天杀的，不似前年那伙跟着邓立奇、钟敏和闹事的反贼么？他捡起小羊

信掉在地上的羊鞭，没头没脸地朝小羊信抽打：“天生的贱种，小贱坯，打杀了不多！”

本来，一块饼又值不几个钱，但一个佃佬，只配吃苞谷。白米细面，也是他们能享用的么？佃佬吃这样的饼，岂不似白丁冒功名！自从那邓立奇钟敏和唆动乡民造反，虽被镇压下去，佃佬们却再也不似以前那样驯服！李乡绅和其他许多乡绅一样，看到佃佬就有一种本能的厌恶。

小羊信倔犟地迎着鞭子，连手也不遮拦一下，李乡绅暴怒更甚，又是一阵抽打，直到小羊信倒在地上。李乡绅兀自气呼呼地，唤过一个长工，将羊群赶回圈去，丢下昏晕在地的小羊信，扬长而去。

“杀人啦，杀人啦……”青年汉子的声调虽然急促，且带着慌乱，但声音却不高，一面喊着，一面闯进门来，“姐夫，李百官让那，那……娃仔杀了……”

被称作姐夫的是个面貌酷似女人的小个子男人，却十分沉静地道：“永祺，喊哪样！哪格杀了人了？”

“杀了，杀了，李百官被杀了。我就讲那娃仔要惹事！”

里厢抢出一个阿姆和一个年轻女人，惊慌地问道：“永祺，以文，哪样事？”

以文，就是那个小个子男人，不满地瞪了永祺一眼，对阿姆道：“没哪样事，阿妈。”

其实，听说是昨天救护的那个小羊信杀了人，以文心中也打鼓。昨天妻舅宋永祺从村边抱回一个被打得不省人事的娃仔，他认得是本村前些年由湖北流落来寻亲未遇的客仔陈承容的侄儿，财佬李百官李乡绅家的小羊信，也就是以后太平天国的英王陈玉成。救醒过来，经他和妻宋氏阿姆陆氏询问，才知就是东家李乡

忠王·李秀成

绅打的，打他的原因就是为了一块饼。小羊倌断断续续地叙述，使人听了揪心，陆氏宋氏女人心肠自不用说，以文心中也如潮涌：自从这里邓立奇、钟敏和鼓动的佃佬暴动被镇压后，财佬们更是肆无忌惮，视人命直如蝼蚁，未必又是汉末之际，明亡之时？

给小羊倌洗净血污，以文就去陈承容的栖身之所，但陈承容外出还没有回来，他只得在堂屋中支了一张门板，安置小羊倌先睡下，不料今日一早小羊倌没了踪影。尽管昨天救护小羊倌没有外人知晓，但杀人命案，非同小可。

以文家也是李姓，与李乡绅家是不是共一个祖宗，没有人问过。问又怎样？财佬只以财论亲，同姓没有财的，勉攀！

李以文的两个女儿不过七岁、五岁，就怕她们会讲小羊倌昨日是在家里的。

好在这里官府对问案不怎么仔细，有时就是当堂问劫抢强奸案，问官也形同木偶，出几张海捕文书，通缉案犯，便算了事。李乡绅虽是乡绅，但毕竟是乡村财佬，还真没有入得县官眼里，草草勘查，根据小羊倌留下的一把他阿叔的板斧，通缉陈家叔侄。

李以文一家放下心来，而陈承容这时却回到了村上。

“秀成，这是做哪样？”被李以文劈面拦住，陈承容茫然问道。

秀成就是李以文，以文这个名是他在他母舅的书塾读书时他的母舅给他起的。他拉了陈承容到自己家，急道：“官府正在捉拿你叔侄！”

陈承容丈二和尚摸不着脑壳。陈承容本是湖北麻城人，五年前那里大旱，颗粒无收，继起瘟疫，一家人病饿得只剩下他和一个侄儿，他带了侄儿千里流转，到这里来寻亲，却没有找到要找

的人。寻亲不遇，立即使他陷入绝境，只得在这陌生的藤县宁凤乡五十七都新旺村求告，搭了一座茅屋，租了几亩薄沙田，又忍痛让侄儿给李乡绅家放羊，勉强糊口。上个月他去桂平城卖草鞋，受到一伙泼皮无赖的纠缠，幸为几个公子富绅模样的人解围。那个贵县那帮的石公子还邀了他去盘桓，石公子又与平南县的富绅胡二爷托他去桂平县的紫荆山探访那里兴起的拜上帝会。在紫荆山，他拜会了一个姓冯的先生，就是拜上帝会的开创人，一席谈，尽知天下不平事。这且不说，那姓冯的先生让他把侄儿送到那里去读书，还管侄儿吃饭。他前几日回来兴冲冲地告诉了侄儿这个喜讯，讲好他再去一次那帮将拜上帝会的情况告知石公子，就回来带他去紫荆山，不料这李秀成却说官府要缉拿他叔侄。

李秀成见陈承容恍惚的模样，才意识到他还不知道发生的变故，遂将前因后果如是如是地说了，陈承容不啻若遭晴天霹雳，饶是他性格再温和，也要立即去李乡绅家拼命。李秀成拉他不住，急道：“李乡绅已经死了，你对哪个讲理去？娃仔不知跑到何处，找娃仔才是最急的事咧！”

陈承容这才似省过神来，感激地望着李秀成。李秀成和他并没有特别的情分，却救护自己的侄儿，这时又冒着连坐的风险将他带到自己家，真如那冯先生说的佃佬同理一条心哩。但又到哪里去寻找侄儿？

“这是哪样世道！”无奈和愤恨化作无奈人常说的一句俗语。

邓立奇、钟敏和鼓动的佃佬暴动余烬未熄，而似李百官这等豪绅横暴乡民之事时有所闻。佃佬未必尽是任屠任宰的羔羊，也未必都是做鸡被杀之怯猴！李秀成思绪聚成慨叹：“又到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之时！”

第一章 布衣豪气

洪宣娇的嘲笑，给李秀成心中蒙上了一层屈辱的阴影；然而入营一年多，晋升立功的机会与他总是擦肩而过。

黔江和郁江在桂平城下交汇，水量大增，自桂平起，东流至梧州一段，称为浔江，然后流入广东境，便是西江，至广州，又称珠江。中华九州，珠江是第二大水量的河流。浔江一段，河面已是十分宽阔，轻舟泛于江面，直如一叶柳片。

小船从梧州起航，江面还只是波涛相连，船身左右摇晃，但还不至于有哪样危险。不料上溯不过一个时辰，天气骤变，半空乌云翻滚，江面狂涛惊天，一瞬间，那小船便钻行于波峰涛谷之间，时而如跌入万丈深

渊，时而被抛上千仞高崖，翻卷着的浪花从数丈高处扑上甲板，整个船身吱吱作响，随时可能解体。艄公已无法驾驭橹，只得听任小船为狂涛宰割。

或许艄公和船上的乘员肝胆俱已惊裂，而相距十数丈远的岸边的人们无不随着小船在江上跌宕起伏大呼小喊。大多数船只在天气骤变之兆出现时急忙拢岸，不知这位艄公何以敢与弄潮儿比试。风浪太大了，数十人尽管心悬胆吊，却无一人敢下水去帮忙。不过，真的下水也只不过徒然添一溺水人而已。

又是一个巨涛狂浪，小船只颠了颠，倾覆过来，瞬间没于波涛之中。

人们的心绷到了极点，又一下急骤松弛，事情结局既如所料，心也就仍落回原处。

只有人群中的李秀成，从心底发出一阵感叹：艄公随同船只一起沉没了！

李秀成很少出门，种山帮工，哪有闲暇远足跋涉，不料偶尔去梧州办事返家，却亲眼目睹了一场船覆人亡的惨剧。他叹息着离开江岸，往北踽踽而行，不久便进入山区。但浔江上的那一幕，久久不能从他脑海中消失。

和他那近乎柔弱的面貌一样，他的内心也是柔和温文，他自小就与世无争。争哪样呢？在这世间，一切都已由上天分派完毕，财佬们占据了一切，而做田佬，像他，只有数间茅屋，几件农具，世代和贫困相伴。他在众多做田人中还不算幸运的，因而他的母舅是识文断字的塾馆先生，因而他也就得底读了两年书。但幸运只是那么一点儿，他不得不辍学，种山帮工，用他那柔弱的稚嫩的双肩挑起父亲李世高留下的生活重担。十几年的劳苦，虽然没能将他的身子骨磨炼粗壮，却将他那颗心锤炼得坚毅万分。任哪个也看不出，他柔弱的外表，温文的心地包裹着的是坚

忠王·李秀成

强的性格。

目下广西的形势，便如这汹涌澎湃的大河。前两年，以得江上下八个天地会堂口为主力的义军掀起滔天大浪，冲击大河两岸，以至清王朝不得不将这偏远的山区作为用兵重点。而就在广西提督向荣逐个击破天地会义军，取得节节胜利之时，一直以劝人行善，共建太平的拜上帝会于去年腊月的初十日在金田宣布起义，建立了太平天国。

李秀成早两年就加入了拜上帝会，而且拜上帝会首领洪先生下达的团营令，他也接到了。不知为哪样，他竟犹豫了一下，这瞬间的犹豫的表情，使全家特别是阿妈陆氏的信心全面崩溃。做田人哩，造得哪样反！参加拜上帝会之初，到大黎来传教布音的平南花洲胡二爷胡以晃，只说是加入拜上帝会就可避免蛇虫虎豹的侵害，痢疫瘟神的降临。据说上帝阿爸照看着他众多的崽哩，比那大慈大悲南海菩萨不仅法力更广大，且不论贫富，尽以看觑。田仔们哪个睇不见那寺院庙庵中，菩萨享的一顿供果差不多要顶他们一月粮。菩萨也只看觑财佬哩！而上帝阿爸，只是三杯清茶，于是乡邻们多有参加拜上帝会的。

不过受上帝阿爸看觑和起兵造反毕竟不同。李秀成和他这里许多信徒一样，从来也没想到过有一天会聚而造反。造反的人都是哪样的人？是将星！就算那闯、巢，也都是天上的大煞星么！叱咤风云，金戈铁马，出将入相，封妻荫子，这样的好运会降临在一个佃佬身上？听说洪先生、冯先生也不过是教书先生，胡二爷只中得个武秀才，连考武举都让主考大人赶出了校场！但洪先生冯先生和胡二爷他们居然掀起了滔天巨浪，整个八桂为之震惊，整个华夏为之撼动，朝廷大军源源不断地向广西开来，新建的太平朝就犹如狂涛中的一叶小舟。

无论李秀成怎样以为自己渺小得只是大河中的一滴水珠，怀